



# 木兰溪畔

海峡文艺出版社

# 木兰溪畔

主 编 宋元模

副主编 李振东

编委

宋元模 李振东

王武龙 刘荣玉

## 木 兰 溪 畔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875印张 2插页 143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534—352—7

I·316(闽)/05 定价：2.65元

## 《木兰溪畔》序

宋元模

木兰溪流经兴化山区和平原，以她香甜的乳汁灌溉滋润着两岸肥沃的田畴和丰茂的果园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智慧的兴化儿女。近年来，改革开放给木兰溪两岸以春天的活力，蓬勃的生机，木兰溪畔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兴化籍的作家凭其生花妙笔，将家乡的秀丽山水，肥美田园，丰盛物产，风俗民情，城乡新景，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出来，刊登在省内外的报刊上。为了不让这些分散的佳作随着时间而流逝，我们把它汇编成集，取名《木兰溪畔》，以飨读者。

《木兰溪畔》从去年八月开始征稿，至今已有一年，我们收到海内外莆仙作家来稿近百篇，他们都是吮吸木兰溪水长大的，许多人的作品已饮誉文坛，他们所提供的作品，自然出色当行，为读者所喜爱，遗憾的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不少佳作我们只好割爱。有些作者没能及时来稿，或因没有看到征稿启事，无法提供稿件，遗珠之嫌，也是在所难免的。现在，这个集子共收26家，50多篇作品，是当代莆仙散文作家中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作品中热爱家乡、怀念家乡之情、必然激发人们建设家乡、振兴家乡之志，对旅外的乡亲们来说，这还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将给他乡游子

以乡情的温暖和乡思的慰藉。

《木兰溪畔》的组稿过程，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或在征稿、审稿、编稿方面提供宝贵意见，或在出版事宜上搭桥铺路。在出版成书中，得到京莆公司、福辉公司。莆田罐头厂、陈章汉同志等的赞助；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责编同志也给予有力的帮助和指导；市委和政府的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对这项工作也十分关心。没有他们的热心和义举，

《木兰溪畔》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特地在此深表感谢！

莆田罐头厂、陈章汉同志等的赞助；海峡文艺出版社的责编同志也给予有力的帮助和指导；市委和政府的宣传文教部门的领导对这项工作也十分关心。没有他们的热心和义举，

《木兰溪畔》的出版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特地在此深表感谢！

# 目 录

|                       |          |
|-----------------------|----------|
| 《木兰溪畔》序.....          | 宋元模      |
| 三月里.....              | 丹 娅 (1)  |
| 一方水.....              | 丹 娅 (8)  |
| 家乡小街.....             | 朱 铁 (15) |
| 我爱阡陌.....             | 朱 铁 (18) |
| 粽香飘送话五月.....          | 朱 铁 (21) |
| 冷雨敲窗的傍晚.....          | 朱谷忠 (23) |
| 深山里的女子.....           | 朱谷忠 (25) |
| 海神妈祖.....             | 朱谷忠 (29) |
| 梅精千载有香魂.....          | 许更生 (31) |
| 木兰陂, 我对你说.....        | 许怀中 (36) |
| 故乡小景.....             | 许怀中 (39) |
| 在年代的交叉点上——兼忆家乡春节..... | 许怀中 (44) |
| 牵动情思的湄洲岛沙滩.....       | 许怀中 (48) |
| 莆田市元宵节灯展侧记.....       | 宋元模 (52) |
| 龙在故乡.....             | 吴建华 (57) |
| 苦竹村的姑娘们.....          | 陈国英 (61) |
| “代客煮饭”小店.....         | 陈国英 (64) |

|               |           |
|---------------|-----------|
| 鲤湖飞瀑天下奇·····  | 陈金添 (66)  |
| 清清溪水木兰陂·····  | 陈金添 (70)  |
| 荔乡纪行·····     | 陈金添 (75)  |
| 跳跳鱼钻豆腐·····   | 陈章汉 (80)  |
| 古道弯弯·····     | 陈章汉 (86)  |
| 莆仙民风·····     | 陈章汉 (91)  |
| 东门石坊情思·····   | 陈锦清 (94)  |
| 木兰溪·····      | 陈锦清 (97)  |
| 湄洲岛风情·····    | 林元伯 (100) |
| 江南水乡涵江镇·····  | 林元伯 (104) |
| 风光不尽湄洲岛·····  | 林仙久 (107) |
| 故乡恋情·····     | 林玉树 (109) |
| 海边杂咏·····     | 林玉树 (112) |
| 秀屿港揽胜·····    | 林启贤 (115) |
| 乡情·····       | 林俊豪 (119) |
| 秀屿朝航·····     | 林祖韩 (122) |
| 家乡的桥·····     | 林懋义 (125) |
| 兴化女性·····     | 林懋义 (128) |
| 啊, 甜美的家乡····· | 林懋义 (131) |
| 啊, 这春雨! ····· | 林懋义 (134) |
| 在石牌兜的日子·····  | 周颖南 (137) |
| 故乡啊仙游·····    | 周颖南 (140) |
| 乡思·····       | 俞元桂 (142) |
| 小西湖之忆·····    | 俞元桂 (146) |
| 飞瀑的思念·····    | 俞元桂 (149) |

|                  |          |
|------------------|----------|
| 湄屿天官·····        | 俞元桂(153) |
| 游子吟·····         | 柯文溥(156) |
| 啊，故乡的海！·····     | 柯文溥(160) |
| 少年游·····         | 柯文溥(163) |
| 小巷深深深几许·····     | 郑兆祥(166) |
| 山·海·平原·····      | 郭 风(169) |
| 湄洲沙滩·····        | 郭 风(173) |
| 记书仓巷·····        | 郭 风(176) |
| 书兴化水果·····       | 郭 风(180) |
| 木兰溪自述·····       | 章 武(190) |
| 闽中威尼斯——涵江即景····· | 章 武(197) |
| 仙溪小品·····        | 章 武(202) |
| 书声回旋曲·····       | 黄衣青(206) |
| 彩色的雨丝·····       | 黄衣青(209) |
| 在囊山寺的日子里·····    | 黄长树(211) |

## 三 月 里

丹 姬

暮春三月时，这里满山都开满了白莹莹的李子花。坡上，崖边，滴水旁，石缝中，就是山凹里几户农家的院墙内，也开出那么一片几片来，探头探脑的，大有满园春色关不住的神气。这里生这里长的人，对这番景色熟视无睹，只有外来的人，远远见着山，便咂着嘴巴赞道：黛山婷婷似仙女，牵来素云飘腰间。近到山坡又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此山李花胜雪花。这里的姑娘们从未见过下雪天，不知“燕山雪花”为何许物什，也不稀奇。只是听了“仙女”之说，便私下里咯咯笑着说：好福气呐，住在仙山里，咱们岂不个个是仙女了？

若说她们是仙女，也只能归李花仙一处。这里到处是李树花，春风一吹，摇摇摆摆，醉倒多少花瓣；拂拂扬扬，缀满花下行人。这里的石头也怪，青白底带黑色花纹，雕成千姿百态的李花状。石隙中钻出一线线的泉水来，汨汨的一年四季流个不停。一忽儿绕过李花树，一忽儿跳下花石板，一忽儿埋进青草埔中不见了，一忽儿又从大石岩下蹦出来，左汇右汇就汇成一条山溪，注入离山凹庄家不远的一口石潭里。小溪一路走着带了一路花瓣，给翡翠般的潭水点上星星李

花，浸得潭水都发香。春天这里的花香水气，惹得蜂蝶缤纷进山来。这里姑娘美丽能干的芳名，使得后生们心神摇荡。

山里规矩重，在长辈面前，姑娘家不敢舌长舌短谈笑婚嫁事。只有这潭边才是她们聚集喧闹，肆无忌惮的方地。

最热闹的时分呀，莫过于傍黑。姑娘们上山下地回来，在这儿擦身、洗衣，她们坐在盘石上，裤腿挽得高高的，双足浸在水里，口里“噢罗，噢罗”唱着山外人谁也听不明白的山歌，有时她们唱翻了，双足一撩，把水珠撩得别人家满脸满脑，缀在发上比珍珠玛瑙还灵秀呢。她们无拘无束的素声逗得归巢的山雀重飞出窝！

但这时是暮春的早晨，静呀，静得像这一潭水。浓浓的雾气悄悄地在花枝间、潭面上流着流着，然后又悄悄地消失了。东峰上的太阳光倾洒过来，默默给李花抹上一层又一层胭脂。不时传来的几声鸟鸣，又显得那样小心翼翼，给梦一般安谧的山乡更添空寂。

“来，娟姐，别动，带上花。”蕙把两朵并蒂的李花插在娟子鬓边，碧澄的潭水立时映出娟子俏丽的面庞。

“真气不过，凭哪样那带兵的外路后生儿就要走了你？娟姐，你不会不走？”

“傻话哩，好花有人采，姐儿大了总得要嫁人。娟子慢声细气把纱空出筐，浸在水里，漂着捶打起来。

“女人怎么着就得嫁男人，不嫁男人过不了活么？”蕙子把袖口一直挽到肩胛上，露出浑圆的双臂。

“小姐儿，开口就男人女人的，羞不羞？”

“得，娟姐，不过有了主，就充起大人教训我了。”蕙嘟着

嘴。

娟笑笑：“不记得歌里唱的？一朵好花噢引的千蝶恋罗，蕙妹，坦白坦白，山里山外的后生围着你做什么？”

蕙两颊烧起红云：“说哪样呀！”顺手搬起柳筐往娟头上一套，笑着逃到一边去了。娟忙不叠扶住筐子骂道：“死姐，狂哪样，看掉下潭子！”双手一掀，带落鬓上并蒂李花，浮在水面上，悠悠荡去。

“娟姐，咱们是不是也像这花，任人采了，也就完了？”蕙支着下巴，盯着水里颤颤的花说。

“胡诌什么？花要落，人要老，用得着你操心？”

“你自家想想，你嫁走了，那边有老有少，你那位又在部队，一年半载，你养下孩子，里里外外够你劳累。做女儿时，天下是我们的。出了门，公婆大伯小姑面前还有你么？你在这里，我们放蜂、采茶，斗歌，昌子哥还说，用这潭水“落差”搞个自家发电站，那时有电灯也会有电视，碾米也不用走几十里山路。自己家多好，你偏又要走。”

蕙叽叽喳喳说了一连串。娟不急不躁漂着纱：“你没到过那边，怎说人家不如咱？公婆前待候是应该的，现今的大伯小姑又怎会霸道？人家那儿地平，种地用机器、自来水，电视什么都是现成。”

“哟，啧啧，娟子，你是看上人家的大鸡（机）了亨福去了。我说呢！”

娟脸一红：“看你说的，我是那样的人么？我是说，家好，那边也不比这儿差。他要是生在山沟里，我也不会去多瞧下平原上大鸡（机）子人家。”

一阵阴云飘过潭底，蕙的脸晴朗了：“羞、羞，没过门就变着法子袒护婆家哩。我问你，男人真格有魔力，远在天边海角活活勾了你心去，我就不信，我那样不如他？”

“别闹，蕙妹，你不到时候，那时只怕你比姐更甚哪！”

“不说不说，一说就扯上我。”蕙捂住耳朵。

“还嫌你聒噪不够哇。”

蕙和娟静静浣起纱来，潭中映出两朵红莲。

“娟姐，你要这自家纺的纱布做哪样？”蕙从来就耐不住安静。

“自家纺的，春夏下地干活穿又硬实又爽快，做顶蚊帐挂一辈子。”

“这是咱山里老辈时兴下的。人家现代化了还要你这土物什？你哟，太用过心。要是我，我不要这，要老娘给我好嫁妆！”

“该打嘴。这会又眼红人家现代化。要不我去了，在那儿给你牵个线？”

“哎哟，娟姐坏死了，你自家嫁走不够又搭上个人。谁要嫁？你前儿托我看顾你老娘我就说，明儿我专到嫁了姐儿的老娘跟前当小女去。”

“真格嘴硬。倒像你不是女子，一辈子不用嫁人。放心去罢。我家昌子说亲娶了媳妇，老娘还缺人顾看？”

扑通，捶落进潭！“昌子哥说亲了？”

“说亲不说亲关你哪样事，急得黄了脸？”

“他怎么能……？”

“怎么不能，你太小看了他。他长得不丑，是不？后生

中数他能干，是不？名声在外哩。现今的姐儿，重人更甚重物哪！”

“当姐的夸弟来，不怕闪了舌头。”蕙捞起躺在浅水里的木槌子。

“我夸？哼，四庄八乡问着去，姐儿不忙着问，那个人是谁呀。”

“问也白搭。”

“怎的白搭？没见我家门口媒人一大堆？昨儿还来个，夸女子长得如何秀气，如何能干，说他俩在县上开会见过面的，说说就成。”

“嘿，昌子哥明明说过，外路女子不比这儿好，他不娶外路媳妇。”蕙蹲起身，槌子急急敲着盘石说。“由不得他。山里的妹子谁不长着眼睛往外瞧，个个打扮得招招展展往外飞，招工顶替的，嫁个吃商品粮的，好歹嫁个平原上的。什么都电动……”

“闭嘴，个个都像你嫁走了，还有我呢！”

“嘻……嘻……哈哈”娟先还抿着嘴笑，但到底没撑得住，扔了木槌，弯腰捶胸笑得喘不过气来：“招供了是不？看你嘴关得死紧！”

蕙瞪着眼，半天才回过味来，隔着石板跳过去，捶着娟的背不饶她：“鬼心灵，才想那带兵的会巴巴上山来要了你去。”

“这会不想招招架，又来取笑我。我问你，我家死头呆脸的昌子，怎么就魔住了你的心。山外的大机器也吸不了你去？”

“不知道”，蕙发烫的脸埋在娟的肩胛上，“我不知道，他说山外有的我们也会有，我信他。”

“听他要嘴皮。”

“不，他真格的。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就回来建果园，办蜂场，开茶山，讲夜校，不一样出息？原先我们都悄悄过日子，从没这样红火这样有盼头。我闻得出这水气儿都是甜的，我真舍不得离开。外头有金山银池，我也不稀罕。”

娟点头：“不是我当姐的夸他，他就欢喜带后生姐儿整治山。外头读了几年的书，回来还搬弄书，硬是多副脑筋。我常日说，现今各家都懂得劳动致富，用不着他瞎蹦跶。偏队长他们护他，说要长致富离不了‘科学电动’，话虽这么说，他也傻，只怕顾不好家。”

“不怕，真格应了现今说的，还怕家过不好？”蕙子眼睛亮得汪下一掬潭水。

娟子长吁口气：“不是那位要我，我也舍不得这家。好妹妹，你有心，好好跟他干，娘家富足了，我脸上也光彩。”

蕙搂住娟，脸贴着脸，各自听到心的呼呼声。她们细细密密的话珠子落进潭里，潭水更显得翡翠可亲。四周那么静，谁也不忍去打扰她们的绵绵情思。

只有山外燕子不知山里妹子的心中事。它们啾的一声掠过潭面，留下点点涟漪。人影儿晃了晃，静静空悬的鱼儿慌忙离去，潭底的石板上便游着条条影子。

“要死，日头都快正，迟了哩。”她们惊起身，哗啦啦拉起水中的纱来。隔着潭边的李花树子还听到慢声细气的娟说：“给昌子挑明了，怎样？”

“不要不要，谁要你多嘴多舌。他要，他自家会说！”  
这是蕙急急慌慌的声音。

“真格吃力不讨好，红娘做不成罗。”于是蓬蓬的钹纱声和咯咯的笑声又起，揉进醉人的春风里，逗得满坡李花纷纷扬扬，手舞足蹈起来。

有外来过路的好事者听了见了，说道：此山李花胜雪花，原来是天下李花魁女在这李花潭边兴的哩！

## 一方水

丹 姬

最初听到水养人这很有诗意的俗话，是在乡下。那地方的男女众乡亲争先恐后地议论我们，说我们长得好看，似天仙下凡，肌肤嫩得赛豆腐脑，不知是哪方水养人的。我们自知长得不出色，肌肤也不真白嫩，无非是较乡下山里人少吃风受雨罢了，苍白了些。倒是本地方姑娘漂亮得很，进山的路上我们就看到了些，便一致认为她们有瓷器的那种上了釉的细致光泽的皮肤。眼白青亮、眸子油黑，挑个担子摇着腰肢在稀疏的杂林里一闪一闪地过，是极有风情的一幅画。后来我们还知道了那种皮肤最大的好处是不怕蚊虫咬，不易老化。管它山里泥里，永远像匹厚实密致的缎子。对比之下我们便惨透了。风吹皱了皮，且黄黑，还爱招蚊虫咬，一嘴一个泡，奇痒。于是我们都羡慕煞地方上姑娘，也寻思，果然是一方水养得一方人。

我们开始梦到水。各式各样的水，很多很多的水。我们虽然困囿于兴化小平原边缘上的丘陵地带，但东南去有一马平川至大海的肥沃土壤，西北去有重峦叠嶂望不尽的伟岸大山。这些皆能诱发我们对看不见的国土做渊博恣肆的想象。

天池的水一如天空，滇池的水自是森林，青海湖似北京琉璃，太湖似杭州丝绸；钱塘江风起潮啸，古运河酣畅水灵。黄河黄皮肤，长江紫色血脉。井水甜，泉水甘，岩水咸舌，雨水涩喉，溪水清目，河水荡肠。自来水透明，透明的很卫生很卫生地盈盈饱和在体内每一个细胞内。

我们前所未有地渴！水。

于是我们便知道了那些饱满风采的地方姑娘，身后都牵有一条脱水后苦涩而枯瘦的盘岭肠道。肠道被一茬一茬担水姑娘沉重密集的赤脚夯得紧实。她们取水迸出的汗花滴落肠道上，结成斑灿而晦涩的咸渍，固执地描绘着一个关于水的故事。那些故事只有过去，没有将来。那些故事一个个都终止在姑娘们的风貌绮年上，终止在她们一步三回头远嫁的他乡上。连绵起伏的在白日下闪动着刺眼的光砾的山体，用艰涩的水汁滋养成明光丰韵的姑娘，而她们却争先弃它而去。这是幅读得让人心酸的画。

当我们也挑起水桶，一步三踉跄蹒跚在肠道上时，地方最有资望的老坟头说，当初在这条道上行走如飞的女子很多。她们花花绿绿，苦中作乐，把干涸的晨昏装点得很鲜灵。他说他是看着这条肠道冷落下去的，而光棍汉却愈发地热闹起来。

本地姑娘走了，外地姑娘不再来。同一个缘故：没水，穷。没水和穷在这个地方是同一个涵义。穷即穷水。姑娘们利用了自身所特有的流动机会，凄惶惶远走高飞。

地方上的太婆大嫂们，摸摸我们还未下地便被担水扁担压出二指高肿块的肩膀，嗡嗡叹气，连连说原先这地方可不